

二十五史精華

照對白文

貳

二十五史精华

文白对照

貳

【三国志】

卷七 吕布（张邈）臧洪传

【原文】

吕布字奉先，五原郡九原人也。以骁武给并州。刺史丁原为骑都尉，屯河内，以布为奋威主簿，大见亲待。灵帝崩，原将兵诣洛阳。与何进谋诛诸黄门，拜执金吾。进败，董卓入京都，将为乱，欲杀原，并其兵众。卓以布见信于原，诱布令杀原。布斩原首诣卓，卓以布为骑都尉，甚爱信之，誓为父子。

布便弓马，膂力过人，号为飞将。稍迁至中郎将，封都亭侯。卓自以遇人无礼，恐人谋己，行止常以布自卫。然卓性刚而褊，忿不思难，尝小失意，拔手戟掷布。布拳捷避之，为卓顾谢，卓意亦解。由是阴怨卓。卓常使布守中阁，布与卓侍婢私通，恐事发觉，心不自安。

先是，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，厚接纳之。后布诣允，陈卓几见杀状。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，是以告布使为内应。布曰：“奈如父子何！”允曰：“君自姓吕，本非骨肉。今忧死不暇，何谓父子？”布遂许之，手刃刺卓。语在《卓传》。允以布为将军，假节，仪比三司，进封温侯，共秉朝政。布自杀卓后，畏恶凉州人，凉州人皆怨。由是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城。布不能拒，傕等遂入长安。卓死后六旬，布亦败。将数百骑出武关，欲诣袁术。

布自以杀卓为术报仇，欲以德之。术恶其反复，拒而不受。北诣袁绍，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。燕精兵万余，骑数千。布有良马曰赤兔。常与其亲近成

廉、魏越等陷锋突陈，遂破燕军。而求益兵众，将士抄掠，绍患忌之。布觉其意，从绍求去。绍恐还为己害，遣壮士夜掩杀布，不获。事露，布走河内，与张杨合。绍令众追之，皆畏布，莫敢逼近者。

张邈字孟卓，东平寿张人也。少以侠闻，赈穷救急，倾家无爱，士多归之。太祖、袁绍皆与邈友。辟公府，以高第拜骑都尉，迁陈留太守。董卓之乱，太祖与邈首举义兵。汴水之战，邈遣卫兹将兵随太祖。袁绍既为盟主，有骄矜色，邈正议责绍。绍使太祖杀邈，太祖不听，责绍曰：“孟卓，亲友也，是非当容之。今天下未定，不宜自相危也。”邈知之，益德太祖。太祖之征陶谦，敕家曰：“我若不还，往依孟卓。”后还，见邈，垂泣相对。其亲如此。

吕布之舍袁绍从张杨也，过邈，临别，把手共誓。绍闻之，大恨。邈畏太祖终为绍击己也，心不自安。兴平元年，太祖复征谦，邈弟超，与太祖将陈宫、从事中郎许汜、王楷共谋叛太祖。宫说邈曰：“今雄杰并起，天下分崩，君以千里之众，当四战之地，扶剑顾盼，亦足以为人豪，而反制于人，不以鄙乎！今州军东征，其处空虚，吕布壮士，善战无前，若权迎之，共牧兖州，观天下形势，俟时事之变通，此亦纵横之一时也。”邈从之。太祖初使宫将兵留屯东郡，遂以其众东迎布为兖州牧，据濮阳。郡县皆应，唯鄄城、东阿、范为大祖守。太祖引军还，与布战于濮阳，太祖军不利，相持百余日。是时岁旱、虫蝗、少谷，百姓相食，布东屯山阳。二年间，太祖乃尽复收诸城，击破布于钜野。布东奔刘备。邈从布，留超将家属屯雍丘。太祖攻围数月，屠之，斩超及其家。邈诣袁术求救，未至，自为其兵所杀。

备东击术，布袭取下邳，备还归布。布遣备屯小沛。布自称徐州刺史。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攻备，备求救于布。布诸将谓布曰：“将军常欲杀备，今可假手于术。”布曰：“不然。术若破备，则北连太山诸将，吾为在术围中，不得不救也。”便严步兵千、骑二百，驰往赴备。灵等闻布至，皆敛兵不敢复攻。布于沛西南一里安屯，遣铃下请灵等，灵等亦请布共饮食。布谓灵等曰：“玄德，布弟也。弟为诸君所困，故来救之。布性不喜合斗，但喜解斗耳。”布令门候于营门中举一只戟，布言：“诸君观布射戟小支，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，不中可留决斗。”布举弓射戟，正中小支。诸将皆惊，言“将军天威也”！明日复欢会，然后各罢。

术欲结布为援，乃为子索布女，布许之。术遣使韩胤以僭号议告布，并求迎妇。沛相陈圭恐术、布成婚，则徐、杨合纵，将为国难，于是往说布曰：

“曹公奉迎天子，辅赞国政，威灵命世，将征四海，将军宜与协同策谋，图太山之安。今与术结婚，受天下不义之名，必有累卵之危。”布亦怨术初不己受也，女已在涂，追还绝婚，械送韩胤，枭首许市。圭欲使子登诣太祖，布不肯遣。会使者至，拜布左将军。布大喜，即听登往，并令奉章谢恩。登见太祖，因陈布勇而无计，轻于去就，宜早图之。太祖曰：“布，狼子野心，诚难久养，非卿莫能究其情也。”即增圭秩中二千石，拜登广陵太守。临别，太祖执登手曰：“东方之事，便以相付。”令登阴合部众以为内应。

始，布因登求徐州牧，登还，布怒，拔戟斫几曰：“卿父劝吾协同曹公，绝婚公路；令吾所求无一获，而卿父子并显重，为卿所卖耳！卿为吾言，其说云何？”登不为动容，徐喻之曰：“登见曹公言：‘待将军譬如养虎，当饱其肉，不饱则将噬人。’公曰：‘不如卿言也。譬如养鹰，饥则为用，饱则杨去。’其言如此。”布意乃解。

术怒，与韩暹、杨奉等连势，遣大将张勋攻布。布谓圭曰：“今致术军，卿之由也，为之奈何？”圭曰：“暹、奉与术，卒合之军耳，策谋不素定，不能相维持，子登策之，比之连鸡，势不俱栖。可解离也。”布用圭策，遣人说暹、奉，使与己并力共击术军，军资所有，悉许暹、奉。于是暹、奉从之，勋大破败。

建安三年，布复叛为术，遣高顺攻刘备于沛，破之。太祖遣夏侯惇救备，为顺所败。太祖自征布，至其城下，遗布书，为陈祸福。布欲降，陈宫等自以负罪深，沮其计。布遣人求救于术，术自将千余骑出战，败走，还保城，不敢出。术亦不能救。布虽骁猛，然无谋而多猜忌，不能制御其党，但信诸将。诸将各异意自疑，故每战多败。太祖围之三月，上下离心，其将侯成、宋宪、魏续缚陈宫，将其众降。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。兵围急，乃下降。遂生缚布，布曰：“缚太急，小缓之。”太祖曰：“缚虎不得不急也。”布请曰：“明公所患不过于布，今已服矣，天下不足忧。明公将步，令布将骑，则天下不足定也。”太祖有疑色。刘备进曰：“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！”太祖颌之。布因指备曰：“是儿最叵信者。”于是缢杀布。布与宫、顺等皆枭首送许，然后葬之。

太祖之擒宫也，问宫欲活老母及女不？宫对曰：“宫闻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，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，老母在公，不在宫也。”太祖召养其母终其身，嫁其女。

陈登者，字元龙，在广陵有威名。又掎角吕布有功，加伏波将军，年三十九卒。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，表与备共论天下人，汜曰：“陈元龙湖海之士，豪气不除。”备谓表曰：“许君论是非？”表曰：“欲言非，此君为善士，不宜虚言；欲言是，元龙名重天下。”备问汜：“君言豪，宁有事邪？”汜曰：“昔遭乱过下邳，见元龙。元龙无客主之意，久不相与语，自上大床卧，使客卧下床。”备曰：“君有国士之名，今天下大乱，帝主失所，望君忧国忘家，有救世之意，而君求田问舍，言无可采，是元龙所讳也，何缘当与君语？如小人，欲卧百尺楼上，卧君于地，何但上下状之间邪？”表大笑。备因言曰：“若元龙文武胆志，当求之于古耳，造次难得比也。”

臧洪字子源，广陵射阳人也。父旻，历凶奴中郎将、中山、太原太守，所在有名。洪体貌魁梧，有异于人，举孝廉，为郎。时选三署郎以补县长；琅邪赵昱为莒长，东莱刘繇下邳长，东海王郎菑丘长，洪即丘长。灵帝末，弃官还家，太守张超请洪为功曹。

董卓杀帝，图危社稷，洪说超曰：“明府历世受恩，兄弟并据大郡，今王室将危，贼臣未梟，此诚天下义烈报恩效命之秋也。今郡境尚全，吏民殷富，若动枹鼓，可得二万人，以此诛除国贼，为天下倡先，义之大者也。”超然其言，与洪西至陈留，见兄邈计事。邈亦素有心，会于酸枣，邈谓超曰：“闻弟为郡守，政教威恩，不由己出，动任臧洪，洪者何人？”超曰：“洪才略智数优越，超甚爱之，海内奇士也。”邈即引见洪，与语大异之。致之于刘兖州公山、孔豫州公绪，皆与洪亲善。乃设坛场，方共盟誓，诸州郡更相让，莫敢当，咸共推洪。洪乃升坛操槃歃血而盟曰：“汉室不幸，皇纲失统，贼臣董卓乘衅纵害，祸加至尊，虐流百姓，大惧沦丧社稷，翦覆四海。兖州刺史岱、豫州刺史伉、陈留太守邈、东郡太守瑁、广陵太守超等，纠合义兵，并赴国难。凡我同盟，齐心戮力，以致臣节，殒首丧元，必无二志。有渝此盟，俾坠其命，无克遗育。皇天后土，祖宗明灵，实皆鉴之！”洪辞气慷慨，涕泣横下，闻其言者，虽卒伍厮养，莫不激扬，人思致节。顷之，诸军莫适先进，而食尽众散。

超遣洪诣大司马刘虞谋，值公孙瓒之难，至河间，遇幽、冀二州交兵，使命不达。而袁绍见洪，又奇重之，与结分合好。会青州刺史焦和卒，绍使洪领青州以抚其众。洪在州二年，群盗奔走。绍叹其能，徙为郡东太守，治东武阳。

太祖围张超于雍丘，超言：“唯恃臧洪，当来救吾。”众人以为袁、曹方

睦，而洪为绍所表用，必不败好招祸，远来赴此，超曰：“子源，天下义士，终不背本者，但恐见禁制，不相及逮耳。”洪闻之，果徒跣号泣，并勒所领兵，又从绍请兵马，求欲救超，而绍终不听许。超遂族灭。洪由是怨绍，绝不与通。绍兴兵围之，历年不下。绍令洪邑人陈琳书与洪，喻以祸福，责以恩义。洪答曰：

“隔阔相思，发于寤寐。幸相去步武之间耳，而以趣舍异规，不得相见，其为怆惶，可为心哉！前日不遗，比辱雅贶，述叙祸福，公私切至。所以不即奉答者，既学薄才钝，不足塞诘；亦以吾子携负侧室，息肩主人，家在东州，仆为仇敌。以是事人，虽披中情，堕肝胆，犹身疏有罪，言甘见怪，方首尾不救，何能恤人？且以子之才，穷该典籍，岂将暗于大道，不达余趣哉！然犹复云云者，仆以是知足下之言，信不由衷，将以救祸也。必欲算计长短，辩咨是非，是非之论，言满天下，陈之更不明，不言无所损。又言伤告绝之义，非吾所忍行也，是以捐弃纸笔，一无所答。亦冀遥付其心，知其计定，不复渝变也。重获来命，援引古今，纷纭六纸，虽欲不言，焉得已哉！”

“仆小人也，本因行役，寇窃大州，恩深分厚，宁乐今日自还接刃！每登城勒兵，望主人之旗鼓，感故友之周旋，抚弦搦矢，不觉流涕之覆面也。何者？自以辅佐主人，无以为悔。主人相接，过绝等伦。当受任之初，自谓究竟大事，共尊王室。岂悟天子不悦，本州见侵，郡将遭牖里之厄，陈留克创兵之谋，谋计栖迟，丧忠孝之名，杖策携背，亏交友之分。揆此二者，与其不得已，丧忠孝之名与亏交友之道，轻重殊涂，亲疏异画故便收泪告绝。若使主人少垂故人，住者侧席，去者克己，不汲汲于离友，信刑戮以自辅，则仆抗季札之志，不为今日之战矣。何以效之？昔张景明亲登坛啖血，奉辞奔走，卒使韩牧让印，主人得地；然后但以拜章朝主，赐爵获传之故，旋时之间，不蒙观过之贷，而受夷灭之祸。吕奉先讨卓来奔，请兵不获，告去何罪？复见斫刺，濒于死亡。刘子骥奉使逾时，辞不获命，畏（威）〔君〕怀亲，以诈求归，可谓有志忠孝，无损霸道者也；然辄僵毙麾下，不蒙亏除。仆虽不敏，又素不能原始见终，睹微知著，窃度主人之心，岂谓三子宜死，罚当刑中哉？实且欲一统山东，增兵讨仇，惧战士狐疑，无以沮劝，故抑废王命以崇承制，慕义者蒙荣，待放者被戮，此乃主人之利，非游士之原也。故仆鉴戒前人，困穷死战。仆虽下愚，亦尝闻君子之言矣。此实非吾心也，乃主人招焉。凡吾所以背弃国民，用命此城者，正以君子之违，不适敌国故也。是以获罪主人，见攻逾时，

而足下更引此义以为吾规，无乃辞同趋异，非君子所为休戚者哉！

“吾闻之也，义不背亲，忠不违君，故东宗本州以为亲援，中扶郡将以安社稷，一举二得以徼忠孝，何以为非？而足下欲使吾轻本破家，均君主人。主人于我也，年为吾兄，分为笃友，道乖告去，以安君亲，可谓顺矣。若子之言，则包胥宜致命于伍员，不当号哭于秦庭矣。苟区区于攘患，不知言乖乎道理矣。足下或者见城围不解，救兵未至，感婚姻之义，惟平生之好，以屈节而苟生，胜守义而倾覆也。昔晏婴不降志于白刃，南史不曲笔以求生，故身著图象，名垂后世，况仆据金城之固，驱士民之力，散三年之畜，以为一年之资，匡困补乏，以悦天下，何图筑室反耕哉！但惧秋风扬尘，伯圭马首南向，张扬、飞燕，箝力作难，北鄙将告倒悬之急，股肱奉乞归之（诚）〔记〕耳。主人当鉴我曹辈，反旌退师，治兵邺垣，何宜久辱盛怒，暴威于吾城下哉？足下讥吾恃黑山以为救，独不念黄巾之合从邪！加飞燕之属悉以受王命矣。昔高祖取彭越于巨野，光武创基兆于绿林，卒能龙飞中兴，以成帝业，苟可辅主兴化，夫何嫌哉！况仆亲奉玺书，与之从事。

“行矣孔璋！足下徼利于境外，臧洪授命于君亲；吾子托身盟主，臧洪策名于长安。子谓余身死而名灭，仆亦笑子生死而无闻焉，悲哉！本同而末离，努力努力，夫复何言！”

绍见洪书，知无降意，增兵急攻。城中粮谷以尽，外无强救，洪自度必不免，呼吏士谓曰：“袁氏无道，所图不轨，且不救洪郡将。洪于大义不得不死，念诸君无事空与此祸！可先城未败，将妻子出。”将吏士民皆垂泣曰：“明府与袁氏本无怨隙，今为本朝郡将之故，自致残困，吏民何忍当舍明府去也！”初尚掘鼠煮筋角，后无可复食者。主簿启内厨米三斗，请中分稍以为糜粥，洪叹曰：“独食此何为！”使作薄粥，众分之，杀其爱妾以食将士。将士咸流涕，无能仰视者。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，莫有离叛。

城陷，绍生执洪。绍素亲洪，盛施帟幔，大会诸将见洪，谓曰：“臧洪，何相负若此！今日服未？”洪据地瞋目曰：“诸袁事汉，四世五公，可谓受恩。今王室衰弱，无扶翼之意，欲因际会，希冀非望，多杀忠良以立奸威。洪亲见呼张陈留为兄，则洪府君亦宜为弟，同共戮力，为国除害，何为拥众观人屠灭！惜洪力劣，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，何谓服乎！”绍本爱洪，意欲令屈服，原之；见洪辞切，知终不为己用，乃杀之。洪邑人陈容少为书生，亲慕洪，随洪为东郡丞；城未败，洪遣出。绍令在坐，见洪当死，起谓绍曰：“将军举大

事，欲为天下除暴，而专先诛忠义，岂合天意！臧洪发举为郡将，奈何杀之！”绍惭，左右使人牵出，谓曰：“汝非臧洪俦，空复尔为！”容顾曰：“夫仁义岂有常，蹈之则君子，背之则小人。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，不与将军同日而生！”复见杀。在绍坐者无不叹息，窥相谓曰：“如何一日杀二烈士！”先是，洪遣司马二人出，求救于吕布；比还，城已陷，皆赴敌死。

【译文】

吕布字奉先，五原郡九原人。因为骁勇善战而调配到并州任职。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驻兵河内时，任吕布做主簿，很被丁原亲近和厚待。汉灵帝逝世后，丁原统率军兵赴洛阳，与国舅何进合谋刺杀专断朝政的权宦黄门官，曾官拜执金吾。何进失败以后，董卓进入京都，计划作乱，想杀掉丁原，收并他的兵丁人众。董卓因为吕布很被丁原器重，就劝诱吕布去杀丁原。吕布斩了丁原的首级去给董卓，董卓任用吕布为骑都尉，特别喜爱和信任他。二人发誓，相约如父子。

吕布弓马熟练，膂力过人，号为飞将军。后来，他的官职稍有升迁，做到了中郎将，被追加为都亭侯。董卓因为自己平素待人霸道，恐怕有人要谋害自己，出行、居住常用吕布来自卫。然而董卓生性刚愎自用而偏激任性，一到气头上便不顾有可能诱起的灾难性结局。有一次小不如意，伸手就拿画戟掷刺吕布。吕布迅速躲过了投来的手戟，又向董卓致意谢过。董卓的怒意尽管当时已得到解除，但吕布却从此暗暗地忌恨起了董卓。董卓经常使派吕布护守中阁，吕布乘便就与董卓的侍婢私通。他唯恐这事被董卓觉察，所以心中一直很是不稳定。

之前，司徒王允因为吕布是同郡州里中强壮伟健的勇士，因此深厚地接交亲近他。后来吕布求见王允，说明了董卓几乎要杀掉他的情状，当时王允正和仆射士孙瑞密谋要诛杀董卓，于是把这事密告了吕布并让吕布作内应。吕布说：“我与他就像父子，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！”王允说：“您原来姓吕，与他本来就不是什么亲骨肉。如今你死祸临头，自顾不暇，还与他论的什么父子？”吕布这才应允了王允的请求并亲手杀害了董卓。这些事都记载在《董卓传》中。杀掉董卓后，王允委任吕布做了奋武将军，假节，仪仗与三司相等，进封他为温侯，共同管理朝政。吕布自从杀了董卓以后，非常畏惧和厌恶董卓带来的那伙凉州人，那帮凉州人也都很怨恨他。因为这个原由，董卓手下的凉州故

将李傕等人就相互勾结回师攻打长安城。吕布无法抵抗，李傕等人就攻入了长安。董卓死了以后六十天，吕布也遭到了战败。他率领了数百骑兵闯出了武关，想要去投靠袁术。

吕布自负认为他杀了董卓是为袁术报了仇，想要袁术因此而感激他的恩德。但是袁术对他的反复无常很不认可，对他拒而不纳。吕布没法向北去投奔袁绍，袁绍与吕布共同在常山攻打张燕。张燕有精兵一万多，骑兵数千人。吕布有一匹好马叫赤兔，他常常与他的亲近偏将成廉、魏越等冲锋陷阵，很快就攻破了张燕军。此后，吕布不断要求袁绍为他壮大兵员，因为吕布部下的将士到处抄抢劫掠，使得袁绍对他特别害怕和怨恨。不久，吕布也感觉到了袁绍的不满，到袁绍那儿要求让他离去。袁绍恐怕吕布去而复还加害自己，因此派遣壮士乘夜偷袭吕布的军队，然而没有成功。吕布夜走河内，与那里的张杨合兵一处。袁绍命令兵士追击吕布，但大家都特别害怕他，没有人敢逼近靠前。

张邈，字孟卓，东平郡寿张县人。年轻时因侠义扬威，为了周济穷人，救人危难，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，很多士人归服他。曹操、袁绍都是张邈的朋友。他被召至官府，由于工作出色当了骑都尉，又升任陈留太守。董卓乱国时，曹操同张邈首先发动义军，汴水战役时，张邈派卫兹带兵跟随曹操。袁绍做了盟主以后，露出了骄傲自大的态势，张邈义正辞严地批评袁绍。袁绍让曹操杀张邈，曹操不听，批评袁绍说：“张邈是我的好朋友，不管他正确还是错误，都应该容纳他。现在天下还没有安定，不应当自己加害自己人。”张邈晓知这件事后，更加感激曹操。曹操讨伐陶谦时，告诫家人说：“我如果回不来，就去投靠张孟卓。”后来他返回，遇到张邈，面对面地流下眼泪。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亲密。

吕布舍弃袁绍跟随张邈时，谒拜了张邈，临别时两个人握手盟誓。袁绍听说后，非常气愤。张邈怕曹操最终替袁绍杀了自己，心里很是惆怅。兴平元年，曹操又讨伐陶谦，张邈的弟弟张超同曹操的部将陈宫、从事中郎许汜、王楷共同策计背叛曹操。陈宫劝说张邈道：“当今英雄豪杰一同兴起，天下四分五裂，您拥有方圆千里的广大土地，处在四面战争的地步，抚剑观望，也足以成为人中豪杰，却反而被人挟制，不也太下贱了吗！现在州里的军队东征，兵力空虚，吕布是个壮士，英勇善战所向无敌，如果愿意迎接他，共同治理兖州，静观天下局势，等待时机灵活行动，这也是驰骋天下的一个机会。”张邈同意了他的话。曹操刚刚派陈宫带军队驻守东郡，陈宫就带领他的部众从东面

迎接吕布做了兖州州牧，占据濮阳。各郡县都接受吕布，只有鄄城、东阿、范县为曹操死守。曹操带军队回来，同吕布在濮阳交战，曹操进攻不利，对峙了一百多天。当时气候干旱，蝗虫成灾，缺少粮食，百姓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，吕布在东面镇守在山阳。两年间，曹操就收复了很多的城邑，在巨野打败吕布。吕布向东奔赴了刘备。张邈跟随吕布，留下张超带领家属驻扎在雍丘。曹操攻打围困几个月后，屠杀了他们，杀了张超及其全家人。张邈到袁术那里请求救兵而救兵没有来，他自己被部下的士兵斩了。

刘备从东面攻击袁术，吕布偷袭下邳，刘备回来后依服了吕布。吕布命刘备驻扎在小沛。吕布自称徐州刺史。袁术派将领纪灵等率步、骑兵三万人袭击刘备，刘备向吕布求救。吕布的几位部将对吕布说：“将军时常想杀掉刘备，现在可借袁术的手杀他。”吕布说：“不能这样。袁术如果打败刘备，就会联合北方的将领，我肯定处在袁术的围攻中，不能不救刘备。”就整饬步兵一千、骑兵二百快速刘备处。纪灵等人听说吕布来了，都收兵不敢再进攻。吕布在小沛西南一里安营扎寨，叫手下人请纪灵等人，纪灵等人也请吕布一起喝酒。吕布对纪灵等人说：“刘备是我弟弟。弟弟被各位围困，因此我来救他。我生性不喜欢战争，只喜欢调解争斗。”吕布命令门候在营门中竖起一只戟，吕布说：“各位看我射戟上小支，一发射中了，诸位应该和解离去，射不中可以留下决斗。”吕布举弓射戟，正中小支。所有将领都很奇怪，说：“将军真是神仙啊！”第二天又欢宴聚会，然后各自罢手了。

袁术想结交吕布做援军，就帮儿子求娶吕布的女儿，吕布同意了。袁术派使者韩胤用僭越的皇帝称号议告吕布，并请求迎娶儿媳。沛相陈珪畏惧袁术和吕布联姻后，徐州和扬州联合起来，将要成为国家的不幸，因此就去劝诫吕布说：“曹操奉承天子，辅助国家朝政，其威势难测，名高于世，将要征服四海，将军应该同他共同谋划，以图泰山那样的安定。现在同袁术联姻，背负天子不义的坏名声，一定有累卵一样的危险。”吕布也痛恨袁术当初不接纳自己，女儿已经上路了，他就把女儿追回来，切断了婚姻，给韩胤带上镣铐，押到许市砍了头。陈珪想叫儿子陈登拜见曹操，吕布不肯派。就在这时曹操的使者来了，任命吕布为左将军。吕布非常高兴，就听凭陈登去见曹操，并让他带上秦章去谢恩。陈登拜见曹操，趁机禀告曹操，吕布有勇无谋，轻于背叛或投靠，应该尽早除掉他。曹操说：“吕布是狼子野心，实在难以久养，不是你，我还不能了解他的情况。”随即增加陈珪的官价为二千石，任命陈登为广陵太守。

送别时，曹操握着陈登的手说：“东面的事情就委托给你了。”让陈登暗中聚合部队做内应。

最初，吕布想利用陈登谋求徐州州牧的官职，陈登回来后，吕布很愤怒，拔出戟砍在桌几上说：“你的父亲曾劝我协同曹操，拒绝同袁术的联姻；现在我所希盼的一无所获，可你们父子倒一块谋划，我被你们出卖了！你给我说说，你去说了些什么？”陈登没有因吕布的话有所变故，他慢慢地开导吕布说：“我见到曹操时说：‘对待将军如同养虎，应该让它吃饱肉，不饱就要吃人。’曹操说：‘不是你所说的那样。就像养鹰，饿的时候能用它，饱了就飞走了。’他的话就是这样。”吕布心里的恼恨才除去。

袁术很生气，就同韩暹、杨奉等人联合，派大将张勋进攻吕布。吕布对陈珪说：“现在招致袁术的攻击，是因为你的原因，怎么办呢？”陈珪说：“韩暹、杨奉同袁术不过是仓促联合的军队罢了，谋略不是平时制定的，不可能维持下去，我儿子陈登策划这件事，他认为他们好象连在一起的鸡，不会在一起同枕，能够把他们分开。”吕布采用陈珪的计策，派人游说韩暹、杨奉，使他们和自己合力共同围攻袁术的军队。军队所需要的财物，全部答应供给韩暹、杨奉。因此韩暹、杨奉同他联合，张勋被打得落花流水。

建安三年，吕布又叛变同袁术结盟，派高顺进攻刘备的小沛，小沛被攻破。曹操派夏侯惇去援助刘备，被高顺打败。曹操就亲自征伐吕布，到了吕布的城下，给吕布写信，向他陈述利害得失。吕布打算投降，陈宫等人认为自己负罪太深，就劝阻了吕布的打算。吕布派人向袁术求救，袁术亲自带一千多人马出战，战败后逃跑了，回去驻守自己的城池，不敢出城。袁术也不能够救助吕布。吕布虽然英勇，但却没有主见，总是多疑好妒，不能驾驭他的部下，只相信几位将领。可几位将领彼此意见分歧，互不信任，因此每次战斗多被打败。曹操挖壕沟围困吕布几个月，吕布的营垒上下离心离德，他的将领侯成、宋宪、魏续捉住陈宫，带领他们的部下归附了曹操。吕布和部下登上白门楼。围兵围攻紧急，吕布只好出城投降。于是就活捉捆绑吕布，吕布说：“捆得太紧了，稍稍放松些。”曹操说：“捆绑老虎不得不紧。”吕布请求说：“您忧虑的不过是我吕布，现在我已经臣服了，天下就不值得让您忧虑了。您带领步兵，派我吕布带骑兵，那么天下就很容易平定了。”曹操听了面带疑团。刘备上前道：“您没有看见吕布对待丁建阳、董太师的教训吗？”曹操点点头。吕布因此指着刘备说：“这个小儿最不可信赖。”于是就绞杀了吕布。吕布和陈宫、高顺

被砍下头颅运到许昌，然后埋葬了他们。

曹操生擒陈宫时，问他是否要他的老母和女儿活命。陈宫回答说：“我听说以孝治理天下的人不殁尽他人的亲属，把仁义广施四海的人不切断他人的香火，我老母亲的死活与否在于您，不在于我。”曹操赡养了陈宫的母亲，为她送了终，而且嫁出了陈宫的女儿。

陈登，字元龙，在广陵很有好名声。因牵制吕布有功，官至为伏波将军，三十九岁时去世。后来许汜和刘备一同在荆州州牧刘表那里做客，刘表同他们一起探讨天下的人物，许汜说：“陈元龙只是个闯湖海的人物，豪强的理念改不了。”刘备对刘表说：“许君说的对否？”刘表说：“要说不不对，这位先生是善士，不会说谎言；要说对，陈元龙却名重天下。”刘备问许汜说：“您说的豪强，难道还有缘由吗？”许汜说：“过去遭到不测，我路过下邳，拜见陈登，陈登不讲主客的礼仪，久久都没开口，独自上大床上躺着，让客人在床下睡觉。”刘备说：“您有国士的威名，现在天下大乱，帝王流离失所，期望您能忧国忘家，有救世的信念，而您只关心田园住所，言谈无可取之处，这是陈元龙所避免的，他为什么要同您说话呢？如果要是我，还想躺在百尺高的楼上，却让您躺在地上，哪里只是床上床下的不同呢？”刘表大笑。刘备继续说：“像陈元龙的文武胆略，只能从古人当中寻求，短时间很难找到可以和他相比的人。”

臧洪，字子源，广陵郡射阳县人。他父亲臧旻担负匈奴中郎将、中山和太原太守，所在之处都有声誉。臧洪身体魁梧，相貌端庄，和常人不同，他被举荐为孝廉做了郎，当时挑选三署郎来增补县长，瑯邪人赵昱做了莒县县长，东莱人刘繇做了下邳县长，东海人王朗担当了菑丘县长，臧洪做了即丘县长。汉灵帝末年，臧洪弃官归故，太守张超请臧洪做了功曹。

董卓杀了皇帝，图谋危害国家，臧洪规劝张超说：“您历代受皇恩，兄弟同时据守大郡，现在王室将要倾危，乱臣贼子还未除掉，这正是天下仁义忠烈之士报恩救命的时刻。现在郡内还能够安稳，官民很富足，如果擂鼓招兵，可以招集两万人，凭这些军队除掉国贼，为天下倡导先行，这是最大的义了。”张超接受他的说法，就和臧洪往西来到陈留，找他哥哥张邈商量。张邈平时也有这个打算，两个人在酸枣谋面，张邈对张超说：“听说弟弟做郡守，政令教化威势恩惠，都不是你自己做出来的，总是凭借臧洪，臧洪是什么人呢？”张超说：“臧洪才略智谋比我强，我很敬重他，他是海内的奇士。”张邈随即召见臧洪，同他谈话后感到很不解。把他带到兖州刺史刘公山、豫州刺史孔公绪那

里，他们都和臧洪友善。因此就设立坛场，正要共同盟誓，各州郡都互相推让，没有人敢肩负盟主的角色，共同推举臧洪。臧洪就登坛拿起盘子歃血，接着宣誓说：“汉室不幸，纲纪混乱，乱臣贼子董卓乘机危害国家，加害帝王，剥削百姓，威胁败坏社稷，扰乱颠覆四海，兖州刺史刘岱、豫州刺史孔伋、陈留太守张邈、东郡太守桥瑁、广陵太守张超等人，聚集义军，共赴国难。凡是我们共同盟誓的人，应永结同心，以奉献臣子的气节，即使人头落地，也绝没有二心。有人背叛这个盟约，使他死无葬生之地，不能繁育后代。皇天后土，祖宗神灵，都来作个证明吧！”臧洪言词慷慨，涕泪横流，听他这番话的人，即使是士兵杂役，也没有不情绪愤慨的，人人都想尽力效命。不久，各路军队没有决定继续挺进，因而粮食吃完后，众人也就散伙了。

张超命臧洪到大司马刘虞那里谋事，正遇上公逊瓚的兵乱，到了河间，遇到幽州、冀州的军队在战争，使命没有完成。而袁绍见到臧洪，也非常器重他，与他结下情谊建立友情。正好这时青州刺史焦和死了，袁绍派臧洪兼任青州刺史以抚恤那里的部众。臧洪在青州两年，许多强盗都逃窜了。袁绍褒奖他的才能，改任他做东郡太守，郡治在东武阳。

曹操在雍丘围困了张超，张超说：“只有依赖臧洪了，他必定来救我。”众人认为袁绍和曹操正在交好，而臧洪又为袁绍的信任，他一定不会毁掉自己的前程而招致灾祸，从远道赶赴这里。张超说“臧洪是天下的义士，是永远不会背叛根本的人，只怕被袁绍所制止，不能赶到这里罢了。”臧洪听说后，果然光着脚痛哭，然后部署他的军队，又向袁绍求救兵马，要求援救张超，而袁绍终究不答应。张超终于被灭族。臧洪从此痛恨袁绍，和他绝交不相往来。袁绍发动军队围攻他，一年也没有攻下。袁绍让臧洪的老乡陈琳写信给臧洪，告诉他利害结果，并用恩情义气来斥责他。臧洪给陈琳回信说：

好久不见，很是挂念，甚至梦中也遇到您。幸好我们相隔只是几步的距离罢了，但由于我们志趣不同，不能相见，这种情况令人悲伤，而这种悲伤只能埋在心里。前日承蒙您没有忘记我，辱赐芳函，陈述利害，于公于私都非常切实周到。我所以没有马上回信奉答的缘故，一方面是因为我学识浅薄，才能鲁钝，无法应对您的诘问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您携带妾室，在主人处息住，家安在东州，我却成了主人的仇敌。凭着这样的条件奉承他人，即使我倾吐内情，肝胆涂地，也还是行动亲近些要获罪，言语甜蜜些被怪罪，您正处在首尾难顾的情况，又怎么能体恤别人呢？再则凭着您的人才，穷读经典，怎么可以昧于

至理，不理解我的志趣呢？然而我还是复述如下几条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从信中看到您的话，实在是言不由衷，我还要帮助您除掉灾祸。如果想算计长短，论辩是非的话，那么有关是非的言论，已经充斥天下，谈及它更糊涂，不说它也无损害。另外您谈了为我宣告绝交而伤心的原因，那并非我忍心做出的事情，因此我搁置纸笔，一无所答。也希望您在远处顾及我的用心，知道我的主意已经决定，不会再改变了。重新得到您的来信，信中援引古今，洋洋洒洒地写了六页纸，我即使不想回复，又怎么能控制得了我的感情呢？

我是个卑贱的小民百姓，本来是因为服役的良机，窃据了大州，主人的恩情可谓深厚，我怎么能高兴今天亲自回来接刃交战呢？每当我登上城墙部署兵马，看到主人的旗鼓，为故友的斡旋所感动，我抚弄着弓箭，不觉泪流满面。为什么呢？我自认为辅佐主人，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。主人对我的恩惠，已超过一般的水准。在接受任职的当初，我自以为这是最终的大事，可以共同尊奉汉王室。哪里想到天子不高兴，本州被侵犯，郡将遭受象周文王在牖里那样的祸害，陈留被重兵的阴谋所杀害，我却谋计迟迟，丧失忠孝的名分，执鞭离心，损害了交友的情谊。考虑这两方面的条件，与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丢掉忠孝的名分和交友的道谊，不如依据情谊的轻重各奔前程，依据关系的亲疏划界，因此我就擦干泪水宣布绝交。您如果能使主人稍微惦记故友，对留下的人侧席相待，对离去的人克制私仇，不要急急忙忙地报复离去的朋友，施展刑法来辅佐自己，那么我就效仿季札的精神，不进行今日这场争战。用什么来证实我的话呢？从前张景明亲自登坛歃血，奉主人之命往来奔走，最后使韩馥让出了州牧和印绶，使主人得到了土地，最终只是因为朝拜天子奉献章表而被授予爵位得到符信的缘故，转眼的工夫，还没有得到观察改错的宽恕，就遭到灭顶的对待。吕奉先因为讨伐董卓前来投奔，请求援兵，没有答应，他宣告离去，又有什么罪过？却又被砍杀，几乎死亡。刘子璜奉命出使，逾过了期限，告辞又得不到许可，他惧怕威势，怀念亲人，用欺骗的手段要求返回，可以说是有志于忠孝而无损于称霸大业的人，最终他终于倒在帐下，得不到减免罪过的机会。我虽然愚蠢，又一向不能善始善终，见微知晓，私下考虑主人的思想，怎么能说那三个人应当处死，主人的处置正符合刑律的条文呢？事实上主人是要想一统崤山以东的地区，增加兵力讨伐仇敌，又担心战士心存猜忌，没有办法劝止他们，所以就废弃王命而推崇惩罚的制度，遵守其思想的人就蒙受荣耀，准备离开的人就要遭受非命，这只是主人的利益，并非游士们的初衷。因此我

借鉴先前几个人的教训，走投无路便拼死战斗。我虽然是下愚之人，也曾经听过君子的高论。这实在不是我心里愿意做的，而是主人造成的结果。总之，我所以背弃国家百姓，在这座孤城死守的原因，正是根据君子的忌讳，不投靠敌国的缘故。因此我得罪了主人，长期遭到主人围攻，而您又援引这些道理作为我的束缚，恐怕我们虽然言辞相同，但志趣各异，并不是君子所谓休戚与共的情况吧！

我听说过，仁义的人不背离父母，忠义的人不违抗君主，所以，我在东面尊崇本州以作为援军，在内部扶助郡将以安定社稷，一举两得以尽忠尽孝，凭什么认为我不对啦？而您却想让我轻视根本败坏门庭，把君主和主人同等看待。主人对于我来说，年龄上是我的兄长，情义上是我的挚友，因为道路不同而告辞别离，以安定君主，可以说是顺乎常情。如果按您的说法，那么包胥就应当同伍员抗争，而不应当在秦国朝廷号哭。您随随便便以先除内患而自得，却不知您的话不遵守通常的道理。您或许看到城围不解，救兵未到，感念联姻的情义，思想平生的友好，以为屈节而偷生，胜过守义而灭亡，以前晏婴在屠刀下不降低志向，南史不以曲笔寻求活路，因此他们的身影画进图像中，名字流传于世，何况我占据金城的坚固，驱使士民的力量，消耗多年的积蓄，作为一年的给养，匡补困乏，以承奉天下，哪里想到主人会筑室在这里，分兵归田，长久不去呢！只怕秋风扬起尘土时，伯珪马首向南进发，张扬、飞燕联合发难，北部边境传报沦陷的危急，左右辅臣就会进言要求退兵的诚心了。主人应当洞察我们这些人的愿望，掉转旗帜，撤回军队，在邺城整顿军队，怎么能长期为盛怒所折磨，在我的城下施展威风呢？您嘲弄我依赖黑山作为救兵，而不想想与黄巾的联合行动，再则，飞燕之类已经全部接受王命了。从前汉高祖在矩野占据了彭越，光武帝在绿林中打下了基础，终于做到黄龙飞腾，世道中兴，完成了帝业，如果可以帮助君主兴隆教化，又有什么可怨悔的呢？况且我是亲自奉接玺书诏令，和他们谋事的。

走您的吧，陈孔璋！你在境外谋求利益，我尽忠于君主；您为盟主出力，我在长安挂名做官。您认为我身死名灭，我也笑您生活都将无功可赞，可悲啊！我们的根本相同，却走上不同的世途，希望您努力自勉，我还能再说什么！

袁绍看到臧洪折信，知道他没有投降的表示，增兵猛攻。城内的粮食没有了，外面没有强大救兵，臧洪知道自己肯定不会逃脱祸害，就招呼官兵们说：

“袁绍没有道义，图谋不轨，而且不支援我的郡将。我臧洪为了大义，不得不死，只念及各位是无缘无故地白白遭此灾祸！可以在城池还没有被沦陷以前，你们带着妻子儿女逃出去。”官兵、百姓都流着泪说：“您同袁绍本来没有矛盾，现在您为朝廷郡将的缘故，自己招致残败的困窘，官民怎么能忍心抛弃您离去呢？”开始还挖老鼠煮筋角吃，后来没有可再吃的东西了。主簿打开内厨的三斗米请求分成两份慢慢地熬米粥吃，臧洪慨叹道：“为什么要独自吃呢！”派人做成稀粥，让众人分着喝，杀了他的爱妾给将士们吃。将士们都泪流满面，没有人能够抬起头看的。男女共七八千人一个压一个地饿死，没有背叛的人。

城池被攻破了，袁绍生擒了臧洪。袁绍一向喜欢臧洪，便大规模地设置帷帐，召集所有将领来见臧洪，对他说：“臧洪，你为什么如此背叛我！现在你顺服吗？”臧洪站在地上瞪着眼睛说：“袁家侍承奉朝廷，四代五公，可以说受到了恩惠，现在王室衰弱，你没有扶持的意思，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图谋非分之想，拼命杀害忠臣良将构建你的淫威。我亲眼看到您呼张陈留为兄长，然而我这个府君也应当是弟弟，我们应当共同协力，为国除奸，为什么统帅部众却看着别人被杀害呢！只可惜我力量太弱，不能拿刀为天下报仇，什么叫服气呢！”袁绍本来爱惜臧洪，意思是让他臣服后，赦免他；见臧洪言辞激切，知道他终究不能为自己所用，就杀了他。臧洪的同乡陈容年轻时是个书生，敬仰臧洪，跟随臧洪做了东郡丞；城池还没有被攻陷时，臧洪派他出去。袁绍让他也在现场，他看到臧洪将被杀死，站起来对袁绍说“袁将军做大事，想要替天下除暴，却专门先杀忠义的人，哪里符合道义！臧洪的举动是为了郡将，为什么杀他！”袁绍很羞愧，手下人派人把他拉出去，对他说：“你不是臧洪的同党，白白再去送死吗？”陈容回头说：“仁义的事情不可能会经常发生，遵守它就是君子，背离它就是小人。今天我宁愿同臧洪同日共死，也不和将军同日而生！”他也被诛杀了。在袁绍座席上的人没不遗憾的，私下互相说道：“怎么能一天杀了两位忠烈之士呢！”在此之前，臧洪曾命司马两人出去，向吕布求救，等到回来时，城池已经攻陷，他们都奔赴敌陈战死。